

问题：业内人士表示清华「后羿射日」雕塑没有任何问题，你对此雕塑设计有何想法？

世界上不存在出于人手而“无任何问题”的艺术品。

这个评语本身反映出的是一个艺术批评上的困境，那就是艺术的“问题”是什么。

艺术能有什么“问题”？

艺术的评价总有两个面向，一个是艺术专业本身的评价，一个是来自大众的评价。这两个评价从一开始就有着天然的差异。

举个例子，艺术专业自己是根本不在乎什么裸露、性感、道德、真实之类的界限的。在探索“美的其他可能”时，这些被加诸在人类身上的“行政管制”往往恰恰是艺术家容易获得斩获的方向。就像怪物猎人当然会去禁林，难道去动物园捕猎异兽吗？

艺术很像跳高，重要的是越过从未有人到达的高度，而不是“必须使用规定姿势”。如果不能在任何意义上、任何形式上突破人类任何一条已知的边界，那么一个艺术家的一生就完全的浪费了。

而且时代的发展会越来越直观的显明这一点——人工智能将会毁灭一切不以此为任的“所谓艺术家”。

只有这些“怪物猎人”可以真正的超出人工智能的意料，只有 ta 们先创造出数据集、才能在数据集上训练出足以模仿 ta 们的 ai 来。

说句题外话，通过一系列作品训练一个基于自己风格的 AI，直接将这个 AI 作为艺术作品，将会是未来的艺术家的一个常规性的使命。

其实颜真卿创建颜体，莫奈追求的印象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创造了“汉字的颜化算法”和“图像的莫奈化算法”。穷其一生，只是在给训练集增加数据。

收回来——若是开始就打定主意不越雷池一步，那又何必要走这条路？这几乎像是一个运动员一入行就打定主意不能打破任何纪录，是显然荒谬的。

而大众和艺术家的关系，颇有点像裁判与运动员的关系。ta 跳过去了，但是 ta 用了一种从没有人用过的姿势——这算不算犯规？



更深刻的是——

如果 ta【跳都没有跳过去】，却用了一个没人用过的姿势，【这】算不算犯规？

还是说要“两罪并罚”？

这才是摆在裁判团面前的最大问题。

身为裁判，我判一个“灰色行为”是否算犯规的原则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判？

裁判也分业余和职业，这才是中国现在面对的艺术方面——不仅是美术，还有叙事艺术、表演艺术等一切可以涉及表达、具有言说能力的艺术形式——最大的困境。

我们缺少对艺术有足够深刻造诣、理解艺术对文明的确切意义和影响的立法者。

这不是指“设定文化政策”这种技术层面的立法，而是指教化人心、启蒙民智、引领文化共同体的成员完成美的觉醒的人。

中国的短板，不在艺术家这一边，而在于艺术批评家。

甚至不在于艺术批评家，而在于敢于设想、敢于担当这项责任的批评家的种子。

放眼望去，或许是我孤陋寡闻，但所见多是只要动了这个念头就觉得自己渺小、低贱、不配，看见别人有这样的志向，就要群起告诫“渺小、低贱、不配”的可怜人。

要“两罪并罚”的惊惶者。

该罚不该罚，我无法一言而决，但坐在陪审团里的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个问题——罚与不罚的尺度到底是什么？

是令我感到惊扰，所以惊扰者罪该万死吗？

是没有跳过世界纪录，还令我受到惊扰，所以罪加一等吗？

那么，将这些“惊扰者”尽皆斩首示众，以儆效尤，是最符合裁判团的最大利益的吗？

我们不需要挑战任何极限的人，只需要“在饮宴时候能有人能跟着传统曲目舞蹈助兴即可”吗？

“即可”的依据是什么？

我说直白点——艺术修养欠佳的人，必无百年之业。因为 ta 是本质性的不识好歹，长远看必在兜圈。

美是真理的指南针，在美学上缺少造诣和实践，将从根本上无法分辨是非正误，如同分不出音乐和噪音。

在美学上止步不前，等于自行选择“一辈子糊口”——根本不能创业，因为必定会在十年长周期内发生方向性的战略错误，失去关键的领先机会，最后沦为他人的嫁衣。

什么方向性的错误？到了该超越的时候，缺少一切“在没有规则和先例的领域保持行进”所必要的经验和心理积淀。可以上位时故意要落后半步，宁可让别人先试。

呵呵，别人试出来了，统治地位就留给别人了。

你至少再等下一轮。

等到下一轮又如何？

到你了，你还是要缩。

这是对你当年坐在观众席上“两罪并罚”的报应——你为什么要缩？

无非害怕“两罪并罚”而已。

搞“两罪并罚”的裁判员，注定当不了冠军。这就是那个代价。

我再说直白点——嘴爽和民族复兴不可兼得。

你以为你是在判那些即姿势难看，又没有打破纪录的运动员的命运，你其实是以今日之身决定明日之自己、未来之子孙的命运。

当然，这显然不是一个“运动员可以不择手段”的问题。

但是，再说一遍——当你准备两罪并罚的时候，要意识到判出一个两罪并罚判例的代价。

这个代价绝非不存在，而绝非“绝对可以承受”。

现在回到另一面来。

那就是艺术家自己不要没出息。

什么叫没出息？

就是艺术家要停止说“我这什么问题也没有”。

说这话从一开始就是老师没有教明白。

一个艺术家，在大众眼里什么问题都没有是可耻的。因为你天生就是替人类犯错误的人。

这就是你的使命和职业，什么问题都没有，你要反省，要么改行。

而当一个艺术家的痛苦之处——恰恰也是光荣之处——正在于绝不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职责、也是人类所必需，就以此豁免自己的罪愆。

这是对人类的愛，这是不得已，但并不因为这两个依据，自动地导致自己成为不可责怪之人。

我清楚明白的知道这事是为了你，清楚明白的知道这事关你的性命，也清楚明白的知道你并不能完全的理解我，但我仍然接受你的误解和判决。

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值得你原谅。

而不是“因为这样，你没有权利审判我”。

这是爱残酷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爱才能行得通。

只有你抱着这个“虽然我是为了赌你的幸福，但我确是一个胆大妄为的赌徒，我愿赌服输”的心，而不是“我是为了你赌，我赌输了你不能怪我”的“自信”，你才可以确保自己一直真实的走在真正的美的道路上。

因为美的根源其实不是真，而是来源于爱。

它之所以与真经常共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真，本来就是爱所安排的。

你若走后一条“爱人的人不受审判”的路，你所追求的“美”最后只会与人类——这不仅仅是指地球人，而是指这个世界面上一切现在和未来可以被称为人的存在，包括强人工智能和“外星人”——为敌。

不出于爱，一切表象的“美”都有先天的不可持续性和自我湮灭性。

到最后关于你的记忆只会随着这些形式的自我湮灭被人类遗忘，如同从未存在过一样。

这甚至不是在教你高尚，而是教你不要浪费生命。

不要喊冤，要甘心领受自己选择的误解和痛苦。

这才是你被原谅的资格，你保证存在的正道，而不是“我是为了你，你怪不得我”。

其实，万法相通，父母之道，也无非如此而已。

编辑于 2022-07-29

<https://www.zhihu.com/answer/2597981018>

---

评论区：

Q: 知道自己当然会错，一定会错，且永远会错。

错的，对，就是人类能做到的正确的极致。

---

Q: 艺术家尝试新东西当然没问题，我最多说“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还能这么玩？）”，但是这帮东西都雕了个什么玩意！

A: 你没注意到你的两句话是互相冲突的吗？

“新东西”基本上必定是“不知道什么玩意”

Q: “什么玩意”是感叹，我知道这人雕了什么玩意，许多人不爽的原因就是都知道他雕了什么玩意。问题就在于一点都不新，可以说和毒教材一个套路。骂他是觉得太旧了，不要说创新，连与时俱进都做不到。西方都快被中国打死了，这帮孙子连雕个后羿都要用外国人仪表，思想停留在49年之前。

A: 相似的吐槽可以用在“连算个代数还要用英文字母”上。

---

Q: 其实，在艺术已死的大前提下，绝大部分的艺术创作都已经被解构成为可复现的产品大部分艺术家已经成为了匠人，大部分人反对的是仅仅是工具性的复现都做不到。而且现在国内艺术意识形态自恨严重，人们不仅怀疑其水平，还怀疑其灵魂。而这比审美与创新更严重。

A: 我还没死，艺术怎么死？

---

Q: 代数是科学，必定以简洁稳定通用为标准，但是艺术没有这个需求吧。把中国传统文化传说描述的英雄形象雕刻成外国面孔，也是一种艺术吗

A: 苏州码子也很简洁啊。汉字难道没有结构简单的？自己发明不就行了。

---

Q: 我觉得，美就是不可持续的，能一直持续的就是丑的。看灾难片里，地球毁灭前的几分钟，人是什么心境，什么气质，举手投足皆成艺术。要是几分钟后，地球没炸，能持续了，哦，那好了，刚才我给你倒的这杯酒，82年的，你要不意思意思？

最能持续的，就是爱死机第三季的虫群。个体完全丧失独立和自由，沦为“持续”的工具。

社会的稳定是靠构建出来的爹味，社会的繁荣是靠人的服从和焦虑。持续是要妥协的，就是把美妥协掉了。谈恋爱也是一样，能持续的谈法，你放个屁都得想着“有没有违背爱的规则”，无聊得没有意义。我只谈不用持续的恋爱，带给小姐姐一瞬间的无重力浪漫。

A: 不想，就是六倍重力。

B: 大胆猜测一下，您提到过一个人身边真正的席位只能有6个。

我不恋爱，因为我把生命的价值全部存放在这六人身上。这些价值都是实实在在的，自有其分量。所以才有“不想，就是六倍的重力”这种说法。

---

Q: 为什么一说艺术，就非得学习外国？就非得西化？就非得打破常规？就非得脱离大众？让大众看不懂的才叫艺术？那不就是圈地自萌了。那就让大众随意评说呗，反正普罗大众也看不懂。管他们怎么说呢。

A: 为什么一说经济学，就要学西方经济学？

---

更新于 2023/2/13